每月短篇小說評介

幾人埋骨幾人悲

——評「皇冠」景小佩作「客婦」

沈萌華

懷著謹愼戒懼的心，繳出四月份短篇小說評介後，朋友們又推薦給我幾份報刊，分別是光華月刊、時報雜誌及自立晚報。我彷彿看到薛西弗斯不停地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旋又滾落下來。這石頭而且愈滾愈大。不知道下個月又會有那一位朋友告訴我，你又遺漏了某一份報刊或佳作！難怪隱地說，早先的年度小說編選人完成任務後，總是表明下回再也不幹了（季季是唯一的例外），更何況又加上每月短篇小說評介這個欄。詹宏志在六十九年短篇小說選的序文裏便坦承「一個人怎麼能夠」！的確是，一個人怎麼能夠獨力完成，若是仍然有疏漏，請體諒。若是有不識泰山，也請包容。畢竟，個人的才具、體力與時間，都不是頂充裕的。編輯人或作者假使有紆尊降貴者，更是歡迎之至。

壹、五月份短篇小說市場

五月份的短篇小說市場，個人共蒐集到十一份日報、三份晚報，一份週刊，十二份月刊，共發表短篇小說一三九篇，分別爲：

中央日報中央副刊計四篇（夏鐵肩主編）

江祥熙作	選組單	1日刊
蘇　丁作	我們就這樣活著	7、8日刊
廖炳焜作	大樹伯的悲哀	10、11、12日刊
徐乃榮作	最後一課	12日刊

中華日報中華副刊計五篇（蔡文甫主編）

天　保作	梅香滿室	1日刊
姚曉天作	生意	2、3日刊
張榮彥作	伊人在何方	12、13日刊

黃　海作　星城夢魘　14日刊
周安儀作　女人心　23、24日刊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計二篇（高信疆主編）

東　年作　海鷗　11、12日刊
高大鵬作　夜奔（時報文學獎佳作　28日刊

自由日報晨鐘副刊計十四篇（彭選賢主編）

周伯乃作　復仇者　2、3日刊
履　彊作　梯子——吾鄉近事　4、5日刊
黃　海作　星路茫茫　7日刊
陳萬軍作　祭者　8、9日刊
李春霞作　屬於感情的　10日刊
曾心儀作　面具　11日刊
許鄰君作　讓我們吃飯去　12、13日刊
陌上塵作　出人頭地　17、18日刊
丁亞民作　浮世繪　19、20日刊
詹明儒作　形象　21、22、23日刊
愛　亞作　父親的情人　24、25日刊
朱天文作　臘梅三弄　26、27日刊
荻　宜作　軌跡之外　28、29日刊
邱清寶作　地老天荒　30、31日刊

民衆日報新論語副刊計六篇（黃忠霖主編）

羅　影作　祭　14、15日刊
歐陽惕作　作北上列車　16、17日刊
雪　眸作　離愁　27日刊
費艷萍作　出籠之鳥　30日刊
戴訓揚作　噢！薇薇　31日刊
半天才作　狷縣長

青年戰士報新文藝副刊計八篇（呼嘯主編）

周培瑛作　抓住春天　1、2日刊
孫　虹作　故鄉來的女友　9、10日刊
溫小平作　爲君消瘦　13日刊
喬　木作　金鎖記　14、15日刊
姚曉天作　啊！雨！　20日刊
陳寧貴作　期待一個豐收　23日刊
哲　正作　芬芬的項鍊　24、25日刊
柯錦鋒作　做客　30、31日刊

臺灣日報副刊計七篇（陳篤宏主編）

草　湖作　擘鏡台前　2日刊
吳　鳴作　陌上花開　10、11日刊
張典婉作　暮春　17日刊
張典婉作　美珠　18日刊
陳寧貴作　在冷風中前進　19日刊

李崇科作　春夢　23日刊
鄧文來作　珠珍　25日刊

臺灣時報時報副刊計八篇（周浩正主編）

潘庭松作　踢一個球　4、5日刊
陳韻琳作　母與女　6、7日刊
倪　岡作　檸檬樹　11日刊
史濟蘭作　骰子　12日刊
古蒙仁作　節目　13、14日刊
洪友白作　墳　15日刊
林良奎作　擇　16日刊
曾素眞作　疑惑　27、28日刊

臺灣新生報新生副刊計六篇（劉靜娟主編）

呼　嘯作　重疊的影子　1、2、3日刊
慰　慈作　千世緣　14日刊
姬小苔作　五月重逢　17、18、19日刊
蔡銘燦作　期待一個圓　22日刊
孫以桐作　密　28日刊
曉　鏡作　田裏的鬪士　31日刊

聯合報聯合副刊五篇（痘弦主編）

蘇偉貞作　邱比特新記　2日刊
陸宗璇作　冷鐵　6、7日刊
王　蒙作　說客盈山（部份刪節）　9日刊
黃　凡作　守衛者　18、19日刊
金　兆作　米老板的出路　25、26日刊

臺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計六篇（魏端主編）

李漢民作　也是南柯（師大小說展）　8日刊
周惠文作　菊殘猶有傲霜枝（〃）　14日刊
蔡叔君作　犢（新加坡短篇小說賽佳作）　15、16日刊
宣建人作　左手背上的瘤　18日刊
王臨泰作　誰言寸草心　19日刊
鄧文來作　喜宴　29、30日刊

自立晚報自立副刊計九篇（杜文靖主編）

黃冠中作　王爺廟失竊記　1、2日刊
蕭　郎作　風雨北航道　7、8、9日刊
宣建人作　家宴　10日刊
毓　平作　阿祥的婚禮　11、12日刊
黃冠中作　四尺九　20、21日刊
許振江作　流動夜市　22日刊
周培瑛作　迂迴的愛情　25、26日刊
趙廼定作　靈與肉　27、28日刊
賈可珍作　變形的月亮　30、31日刊

民族晚報民族副刊計十三篇

劉蓮萍作　莫問春歸處　5、6日刊
周　綾作　內心的吶喊　6日刊
哲　正作　歸寧　8日刊
陳龍華作　祖母與我　12日刊
范毓英作　緣份　13日刊
何　彩作　春夢流雲　14日刊
陸白烈作　母愛　15日刊
珍　嶼作　秀芷的生日　19日刊
高　原作　女怨　20、21日刊
陸白烈作　梅蘭　22日刊
章惠珍作　二度梅　26、27日刊
曉　寒作　抉擇　28日刊
周穗穗作　螺絲釘　29日刊

大華晚報淡水河副刊計十五篇

林　果作　乞者　1、2日刊
歐陽惕作　我心已碎　5日刊
周瑞玉作　飄蓬　6日刊
徐　晴作　女友啞笑　7日刊
汎　遇作　萬事足　11日刊
擊　壤作　49棵芒果樹　13、14日刊
齊明君作　依然戀你如昔　15、16日刊
朱　桐作　蝴蝶夢　17日刊
哲　正作　懲暴記　19日刊
鍾　吾作　柳絲細雨絲長　21日刊
徐　晴作　離家邊緣　22日
郭　刻作　我們的畫家　26、27日刊
徐紹林作　監工　28日刊
欣　兒作　逝煙　29日刊
徐　晴作　報復　30日刊

文壇雜誌本期無短篇小說刊佈（林文義主編）

文藝月刊計六篇（俞允平主編）

君　蕭作　長河
王芸華作　秋纏
陳　笛作　不如歸去
鄧榮達作　高府婚宴
陳青瑞作　成長
唐明珠作　癌

中央月刊計一篇

朱西寧作　定情

中華文藝月刊計三篇（夏楚、張默主編）

曾　焰作　上訪（下）

哲　正作　重明
周梅春作　舊日的衣衫

中外文學五月號無短篇小說創作刊佈

新文藝月刊計二篇（王璞主編）
陳嘉宗作　我的太陽
曾　焰作　阿旺
趙文襄作　疙瘩媽告狀

幼獅文藝計一篇（段彩華主編）
葉文可作　初戀

皇冠月刊計一篇（劉淑華主編）
景小佩作　客婦

光華月刊計二篇（官嘉麗主編）
陳幸蕙作　碧溪村傳奇
子　詩作　碎雨

明道文藝計四篇（陳憲仁主編）
廖炳焜作　大樹伯的悲哀
林俗穎作　開到荼靡春事了
陳永愉作　心靈之陰影
李惠銘作　祭

臺灣文藝計四篇（鍾肇政主編）
張系國作　決策者
林　邊作　樣品屋
廖清山作　遺產
言　午作　愛情烏托邦

時報雜誌五月份共四期合計三篇
林　邊作　鳥日
姬小苔作　蝸牛——廿六歲的遺書
呂念雪作　跳保

婦女雜誌計一篇
張睦美作　馬蕾克太太的一天

貳、豈止大樹伯悲哀

五月份短篇小說，以報刊論，自由日報從五月四日起，推出「展望和期許」專題，並號稱新生代作品大豐收，刊載一系列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小說而論，大抵皆能把握創作之要領，鮮有「不知所云」者。

如殷謹的「梯子——吾鄉近事」，寫大廈油漆工苦中作樂的邊緣生活，語氣詼諧，人物頗富生氣，可惜情節組織嫌薄弱，結局也過於突兀。陳萬軍的「祭者」，描述飛行員生涯，對小說氣氛的掌握有其獨到之處。缺點是野心太大經驗不足，將故事背景放置在國際戰場上，予人以不眞實的印象。曾心儀的「面具

」比其她以前的作品，嫌薄弱些。小說中翠蓮的心路歷程交代不够充份，其態度之轉變也就缺乏足够的說服力。許鄰君的「讓我們吃飯去」與陌上塵的「出人頭地」同樣寫小人物在社會上爲五斗米折腰掙扎的故事，皆能將故事交代清楚，是兩篇四平八穩的作品。三三集刊的兩名大將，朱天文的「臘梅三弄」和丁亞民的「浮世繪」都保持著一定的三三風格，寫市井小民生活瑣事歷歷如繪。愛亞的「父親的情人」與荻宜的「軌跡之外」寫的都是家庭風波，「父」文對於單一效果的烘托較「軌」文爲佳。「軌跡之外」在萬把字的小說裏區分爲十一節，結構便顯得零碎紛紜。詹明儒的「形象」脫胎自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作者抱負不小，但捨不得剪裁，旁支雜葉太多，影響讀者的單一印象。

聯合報則賡續「美感的疊現」專題，以小說與插畫聯展方式，登載五篇創作小說，二篇翻譯小說，若干篇頗受讀者歡迎的散文，包括三毛及侯榕生的作品。其中蘇偉貞作「邱比特新記」，像一顆小小的紅寶石，玲瓏剔透，令人愛不釋手。在論字計酬的稿費制度下，我們好久都看不見三、五千字的短篇了。「邱」文描寫一個訂婚女人對愛情的一種不甘心的微妙心理，「想在婚前再談一次轟轟烈烈沒有結果的愛情」，等眞正碰上一個清新、生澀的少年時，却遲疑不定，逃了一天的班，牽牽拌拌，仍然不敢下決定去談那沒有結果的戀愛，金兆的「米老板的出路」落於言詮，主題意識淹沒小說趣味，應該是金兆作品的一盞黃燈。黃凡的「守衛者」寫精神病患，頗能掌握其異於常人的心理，情節佈局也能與人物的精神狀況相搭配，是一篇佳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僅刊佈二篇創作小說，（其中之一爲去年的時報文學獎甄選小說佳作），同樣有三毛及侯榕生的散文作品，另外，又發表了張曉風的劇本，「一匹馬的故事」，總算聞得出若干文藝氣息。倒是同一機構發行的時報雜誌，登載了若干令人刮目的小說創作。姬小苔的「蝸牛——廿六歲的遺書」值得向讀者推薦，呂念雪的「跳保」取材甚佳，可惜流於說故事，不懂如何佈局，糟蹋了大好題材。林邊的「鳥日」，開端略帶幾許禪趣，半途中筆鋒一轉，成爲政治諷寓，格調一落千丈。

臺灣時報則推出「新秀月」慶賀五四文藝節，宣稱以新生代作品，紀念並承續五四精神。「新秀月」專題邀請遠在臺中主持「明道文藝」的陳憲仁主選。其作法有別於晨鐘副刊的「新生代作品大豐收」。晨

鐘選載的作品爲一般已在文壇上嶄露鋒芒的青年作家，如黃海、曾心儀、朱天文、荻宜等人；皆已成名多年，丁亞民、詹明儒、陳萬軍、履疆、許鄰君等人則是兩大報文學獎的熟悉名字。臺灣時報副刊的新秀月則可以說百分之百的新人，悉數爲大學生，若干篇則爲各校小說獎的得獎作品。有特異超絕者，如洪友白的「情」，潘庭松的「踢一個好球」，有庸駑不堪者，如陳韻琳的「母與女」，曾素員的「疑惑」，只是把學校裏的作文拉長，加入一些對話而已。此外，以「挑戰擂台」姿態刊佈的古蒙仁小說「節日」，情節交代不清，立意不明，想寫卑微堅韌的母愛，却遲疑不定，虎頭蛇尾，通篇細讀仍理不出頭緒。節日的喧鬧應足以反襯阿母的寥寂孤苦，作者却繞著一些無關宗旨的瑣事團團轉，是否受報導文學之害？暫且存疑，不作定論。

三家晚報倒是刊佈最多短篇創作。民族晚報除了每週六刊出武俠世界，每週日爲人生百態報導文學，每週一爲中國異行列傳，其餘皆爲短篇。小說作品，自立晚報與大華晚報也都登載相當數量的短篇小說。一般而論，晚報的作品水準較低，其中可能有佼佼者，個人未嘗遍讀，不敢置喙。

雜誌部份，文藝月刊推出「中興大學文學展」，小說部份共計六篇。君蕭的「長河」觀點混亂，了無佈局。王芸華的「秋纏」純粹是學生式的散文，離「起評點」遠甚。鄧榮達的「高府婚宴」比較能掌握小說創作之要領，達到了「把故事交代清楚」這個起碼的要求。中外文學五月號爲比較文學專輯，無短篇小說創作。幼獅文藝、新文藝、中華文藝幾本官辦雜誌皆無佳構出現。倒是光華月刊這本彩色大型畫刊的努力值得注意。四月份的光華登載的是主編官麗嘉的作品，「匆匆」，寫一個極俗氣的題材：外遇問題。小說取材通俗者最不易討好，最容易落入前人的巢臼。「匆匆」一文作者一路寫來，却清新脫俗，不僅是外遇問題的結束方式與衆不同，更令人心折的是中心人物多麗的性格刻劃，溫婉善良，寫活了中國傳統女性的柔和嫻淑。遇事凡好的往男人身上推，凡不好的自己往裏抱。五月份繼續推出兩篇，陳幸蕙的「碧溪村傳奇」，以傳奇作品論，尚能把握若干神秘氣氛與自由精神。惟結尾妙因的頓悟背離過於牽強。子詩的「碎雨」則鄙惡不堪，文亦不足取。倒不是同性戀不可寫，而是作品的表現技法拙劣，與前述兩篇之差距不可以道里計。

臺灣文藝五月號登載了張系國的一篇實驗小說：「決策者」，以嶄新的電腦語言運用於小說創作上。張系國的短篇小說集「香蕉船」被隱地譽之爲「短篇小說技法的最高成就，全書無一篇重複的寫法」。「決策者」寫作技巧的突破當是張系國的另一種新嘗試。就學電腦，曾任職世界性電腦公司ＩＢＭ的張系國而言，電腦之親近熟絡好比收音機之於你我，甚而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將電腦語言應用於小說創作，目前讀者的接受度究竟如何，恐怕也是作者創作時也應一併考慮的因素之一吧！

臺灣文藝自離開遠景，雖然財務不佳，却能按時出刊，且迭有佳構。相反的，現代文學在遠景出版社的扶植下，却成爲了不定期刊，今年自二月份出版復刊第十三期後，匆匆已過了四個月，十四期究竟何日君再來，令人感到遙不可及，這豈是白先勇與沈登恩合作之本意乎？

當然，五月份最值得談論的當是中央日報與明道文藝合辦的第一屆全國學生文學獎揭曉。中央副刊且撥出四天的篇幅來登載若干得獎作品。明道文藝原來是臺中縣私立明道中學的校刊。經由在該校執教的陳憲仁一番努力，終於取代六十年代的「亞洲文學」、「中學生」，成爲一本適於中學程度學生閱讀的良好刊物。一向主題正確，鼓勵積極進取的精神，學者名家的諄諄教誨成爲明道文藝的一大特色。此番創辦全國學生文學獎，得到中央日報之首肯合辦，聲勢凌駕教育廳主辦的全國中上學生文藝創作比賽之上，爲文學青年所重視自不在話下。個人對此獎之揭曉寄望甚高，甚至於窺比兩大報文學獎，頗希望成爲鼎立之局。該獎五月十日行頒獎儀式，正式公佈得獎名單。小說部份分別爲：

第一名：廖炳焜（屏師五甲）大樹伯的悲哀
第二名：林俊穎（政大中二）開到荼靡春事了
第三名：陳永愉（技院機三）心靈之陰影
佳　作：蔡永生（興大土四）星期天記事
　　傅豐琪（臺大農經二）鶴
　　李惠銘（師大國文一）祭

據「評選經過」報告如下：

大專小說，由於作品水準相距甚少，除「大樹伯的悲哀」以二六六分遙遙領先之外，其餘入選五篇均在伯仲之間，於是引起了更熱烈的討論，經再次投票結果，「星期天記事」、「鶴」、「祭」列爲佳作，「開到荼靡春事了」與「心靈之陰影」同票，於是經

過第三次表決，「開」文獲得第二，總算名次評出，塵埃落定。

對於一篇遙遙領先的作品，自然是評審委員公認的佳構，但是個人按捺最大的耐性，讀罷通篇後，竟興起「豈只是大樹伯的悲哀」這樣的念頭。六月號的明道文藝隨又刊出林雙不的佳文評介，推崇「大樹伯」爲「一篇相當傑出的小說」，使個人更有如鯁在喉，不得不吐了。

明道文藝社以一個學校的力量，舉辦全國性的文藝競賽，推動文學教育，功不可沒。但是，活動的精神可嘉，並不保證活動的產品品質。「大樹伯的悲哀」壓根兒就不足以構成一篇短篇小說作品！該文竟然以最高分遙遙領先，這才是眞正中國文學的悲哀。評委侯健說「使用方言可表現地方色彩」，「大」文裏用的所謂方言究竟以什麼爲根據？作者和諸評委若要瞭解閩南方言，請看一看連雅堂的臺灣語典。評委琦君說「作者很懂得小說技巧，寫來眞切感人，故事佈局亦佳」，這段評語眞令人啼笑皆非。琦君望重文壇，散文之美獨步數十年而不衰。但是「大」文技巧及佈局之拙劣，不堪細表，僅人物之散亂無章一端，即可斷言技巧幼稚，而情節安排之不合理，不懂農事、行文拖累，前後矛盾就更不必提了。評委尹雪曼認爲是「一篇可以反映當前這個時代的好小說，頗有深度」，坦白說，「大樹伯的悲哀」一文硬把生澀的題旨往上面套。評委們囫圇吞棗，爆出這樣的冷門，豈只是大樹伯一個人的悲哀。

倒是第二名林俊穎的「開到茶靡春事了」不但行文筆調流暢，理路清澈，寫少女情緒入木之分。那三分佻皮帶七分哀愁，讀後令人鼻酸，却不知侯健爲何看不懂那麼簡單的意識流手法，竟指摘時空有問題。琦君又評曰「文句有些欠通順」。如果說「開」文文句欠通順，第一名的「大」文便是猜謎遊戲了。

第三名陳永愉的「心靈之陰影」簡直是王大娘的裹脚布，作者壓根兒就不懂如何將日常經驗提煉爲文學經驗，恨不得將他起床洗臉刷牙上浴厠點點滴滴瑣瑣細細有聞必錄。李惠銘的「祭」情節牽強生硬，毫無說服力，好端端將一齣悲劇寫成了鬧劇。傅豐琪的「鶴」與林俊穎的「開到茶靡春事了」，兩篇同爲較能掌握短篇小說之神髓者，「鶴」以一名小學生爲觀點人物，寫其驕傲自大，一副恃寵而驕，自以爲鶴立雞羣，因而不甘雌伏，處心積慮保衛其「鶴」座的一番努力過程。論故事的處理，效果的掌握，語言的運

用，與第二名作品不分軒輊。「星期天記事」則無甚可取，情節造做，作者似乎想走偏鋒一鳴驚人，用字鄙俚，惡俗不耐。

向來爲一般純文學人士輕視爲通俗雜誌的皇冠，五月號刋佈的一篇短篇小說作品，景小佩的「客婦」，却是五月份國內短篇小說創作的佼佼者。皇冠誠然是一本通俗雜誌，但皇冠除了瓊瑤之外，也栽培過不少純文學人士。遠的不談，最近因爲得獎才倍受重視的心岱便是皇冠的基本作家。景小佩極可能便是皇冠明日的一張王牌。

評述景小佩作「客婦」

一路看山歸。路轉山迴。薄陰閣雨斜暉。白了蘆花三兩處，獵獵風吹。千古冢纍纍。何限殘碑。幾人埋骨幾人悲。雪點紅爐爐又冷，歷劫成灰。

這是有清一代傑出女詞人吳藻中年後的一首「浪淘沙」，與景小佩的短篇小說「客婦」兩篇作品表現同一基調，古今呼應，彷彿景小佩有意詮釋女詞人對生命那種無奈的感慨。

景小佩，據皇冠雜誌的作者簡介，「山東省廣饒縣人，民國四十年生，師大國文系畢業，現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大學唸戲劇系碩士班。」曾在皇冠發表過「冷兒」、「金記茶樓」，分別是前年十月及去年五月的事，幾乎一年一篇作品。前兩篇小說都取材自鄉野傳聞的鬼怪故事，發表後未嘗獲得文壇的重視。「客婦」一文仍帶有極濃厚的傳說色彩，但作者不再滿足於紀錄一則鄉野傳說，而更進一步考究對人物的性格刻劃，對生命意義的闡揚，皆說明了作者爲叩門文學殿堂所作的努力。

「客婦」是講述某支客族人自北南徙的一段過程。這一支隊伍包括喜娃、喜娃的爺爺、鄺老爹、嬌銀嬸、寶鳳小姨等人。路程由贛南曲家坳子到郝家窪，最後準備渡海來臺。時間是民國初年兵荒馬亂的時候。內容敍述李老爺子（即喜娃的爺爺）率領這一路人馬逃難，探路的一支馬隊七名人員，途遇孫傳芳的一個支部散兵，慘遭殘戮，不幸遇害者包括李老爺子的兒媳（喜娃的爹娘），衆人强忍悲慟，逃至郝家窪落脚，好不容易辛苦耕耘，有了一季的豐收，刼難便又降臨了郝家窪。軍閥狗腿子竟索求一季的全部收成。

衆人敢怒不敢抵抗，準備再往南播遷，渡海到臺灣。嬌銀嬸又被局子裏的兵給掠跑了。郝家窪學堂裏的吳先生匆匆趕去營救，却只有嬌銀嬸一個人回家，吳先生從此不知去向，李老爺子也積勞成疾，不治告終。剩餘的人馬不得不再起程……

景小佩經營這篇小說，共花了兩萬字，分七個段落。第一段寫逃難，第二段回朔，交代故事背景，第三段落脚郝家窪，第四段慶豐收，第五段刼難的開端，第六段刼難的發生，第七段起程渡海。前後層次分明，依時間順序佈局，如果沒有高超的技法，極容易成爲一篇流水帳。但景小佩自始至終堅守第三人稱單一觀點的原則，採用間接的人物刻劃，宛如電影的鏡頭，將事件過程一一展露在讀者觀衆面前，歷歷在目，而作者不加評述，使「客婦」一文更具有震撼力。

由於人物較多，故事涵蓋面遼濶，「客婦」實際上也接近了短篇小說的極限。通常，長短篇小說的區別不在字數，而取決於單一的預想效果（Preconceived effect），這是一百多年前愛倫坡爲短篇小說所下的結構特徵。因此，Thomas H. Uzzell爲短篇小說下的定義是：一個產生單一效果的人生印象的故事。我們讀「客婦」，儘管小說裏題材豐富，描述細膩，但基本上仍置焦點於發揚這羣客族人對抗悲愴生活的艱忍精神，讀者獲得的乃是此單一印象。「客婦」之爲短篇小說，殆無疑義。

「客婦」的情節安排極爲嚴謹，可能與作者所學有關。七個段落與傳統的六個基本結構絲絲入扣，破題、開端、發展、頂點、結局、尾聲。第一段的破題描寫逃難的隊伍，勾勒出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並爲故事中的衝突事件佈置了足够的條件。第二段的回溯實際上卽是情節的開端，對故事背景作充份的交代，遠的追溯到客族的歷史傳說，「我們李家遠祖從北方傳下來兩個支脈：一是從漠北沿甘肅一帶發源出來的……另外一支是當初春秋戰國時三家分晉的趙國宗室。」近的直指此一連串遷徙行動的最新事件，喜娃的爹娘等人橫遭殺戮。小說進行至此，已爲未來繼起的事件埋下必要的因子，故事情節進行的方向已經確定。讀者雖然不能預料會產生什麼樣的結局，但對這一支客族的悲慘命運幾乎是肯定的。第三段故事邁入開進點。落脚郝家窪。「客婦」的故事，實際上是切取這支客族在郝家窪前後二季收成的一段時間所發生的若干事件，組合而成。

一般論小說結構，事件之間的聯繫方法有二：一

爲外部關係的聯繫法，中國舊小說常見的老套，一年容易又秋分，以時間爲事件之間的聯繫，其結合卽爲故事。其二爲依循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其結合卽爲情節。「客婦」之成爲一篇傑出的小說，而不僅是一般鄉野故事的傳述，理由在此。表面上作者仍然順著時間順序進行故事，但若干事件宛如連鎖環，一個扣緊一個，毫不放鬆。

第四段裏慶祝豐收的熱烈場面彷彿乍晴的陰霾天，短暫的歡樂徒然成爲悲慘命運的强烈對比。令人徒叫奈何。第五、六兩段作者着墨最多。小說在此分主副兩線進行。主線是惡官逼糧，郝家窪人人自危。副線是寶鳳小姨與長葵小叔的婚事遭受老姨奶奶的破壞阻礙。這一副線的並行不悖使小說通篇有了生氣。

不但藉寶鳳小姨對不合理命運的不服輸心理更突現客族婦女的個性，也因而呼應全族人認命不認輸的堅强性格。

到了第七段，情節推進至頂點。作者一落筆就是「省城局子裏催糧催得更緊了」。接著又是「嬌銀嬸被局子裏那些騎著馬的兵給掠跑了。」逼得衆人不得不採取行動。這行動又是多麼無奈多麼切實的行動。不斷的遷徙。「到那兒，人家都叫咱們作『客』」太平天國洪秀全這支客族的事蹟已成爲歷史。小說的結束把希望寄托在海外的臺灣島上。如果有死心眼的讀者追問，到了臺灣以後呢？又將如何？

「客婦」的優點除了結構嚴謹之外，人物的刻劃切實掌握到客族人士的吃苦堅忍的族性，並能分別賦予各人不同的性格，當也是這篇小說引人入勝的理由之一。

但無可諱言，「客婦」也有若干缺點。語言的運用不當最爲明顯。客家話裏沒有捲舌音，小說裏却隨處可見「驢脊兒」「打那兒說起」「明兒再趕早」「緊溜溜兒」……等語句，顯然是北方的語調，用來描寫客族人的生活，韻味儘失。尤其用在對話裏，更是格格不入。人物的名字如「喜娃」「小三子」等，稱謂如「老爺子」「姨奶奶」也不是客家人慣用的。小說引用的歌謠也不是眞正的客家山歌。這些可能都是由於作者對客族的了解不够，才會產生這些問題。

景小佩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由她已發表的三篇作品來看，當是創作態度嚴謹，不輕易發表作品的。我們願拭目以待，樂觀其更完美的作品出現。